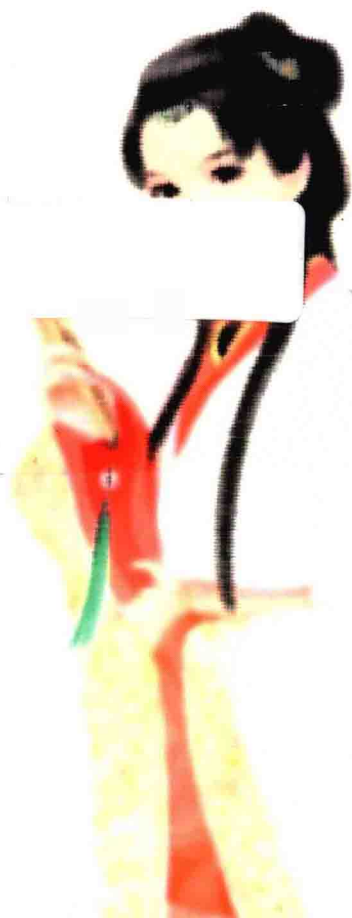


桃花笺上事



林潇
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桃花笺上事

林
潇
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桃花笺上事 / 林潇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7. 4

ISBN 978-7-5378-5137-4

I. ①桃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6505 号

书名: 桃花笺上事

著者: 林 潇

策 划: 商爱欣

封面设计: 琦 琦

内文设计: 邱孝萍

责任编辑: 史晋鸿
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0351-5628695 (编辑室) 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数: 201 千字 印张: 18

版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137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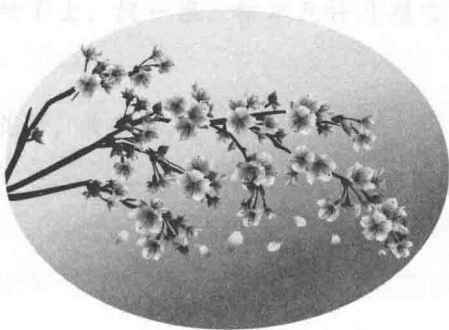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49.80 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1 | 第 一 笺 | 梵行安得不负卿 |
| 15 | 第 二 笺 | 独立疏窗忆寻常 |
| 37 | 第 三 笺 | 得见君颜浮生乱 |
| 55 | 第 四 笺 | 梨白落尽月又西 |
| 71 | 第 五 笺 | 天上富贵牡丹花 |
| 93 | 第 六 笺 | 曲终人散数峰青 |
| 121 | 第 七 笺 | 秋风何事悲御扇 |
| 141 | 第 八 笺 | 秦楼流水锁清秋 |
| 157 | 第 九 笺 | 歌尽繁花在此间 |
| 173 | 第 十 笺 | 花间不记来时路 |
| 187 | 第十一笺 | 花浓春重恐冬风 |
| 205 | 第十二笺 | 江南往事旧曾谙 |
| 227 | 第十三笺 | 伊昔红颜美少年 |
| 245 | 第十四笺 | 君生之时我未生 |
| 263 | 第十五笺 | 郎来绕床弄青梅 |

第一笺

梵行安得不负卿



曾虑多情损梵行，入山又恐别倾城。

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

——仓央嘉措

一夜风雨过，梨花落，梧桐叶凋零成土。天凉气清，庭院空几许，枯门开，素衣慈目若谷虚怀。

旧年好，当时难释怀，花容羞赧笑常开，红颜少年今不在。

笙篴响，空谷音回肠。雁群飞，寺门中，山后方，不见翩翩那年郎。但留青衣僧，卷腕袖，扫叶焚香。

古佛影，青灯黄，凝噎无语，久伫对长廊。

孤槐培下土，坟一座，枯草几许几根香，吹不断，烟细长。

那年花繁，故事短，一世伤。

——每个人的心底，都有一段寂寞的情

佛曰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

想来，佛祖最是看得开，世上的一切得失于佛祖眼中都是浮云，一如静止的时间，一如眼神的交汇。

那么，我于这深山古寺中扫地焚香，诵经敲钟日久，是否也能如佛祖般修得常自在？

昨夜下了一场雨，山上刚开的梨花被雨打落了一地，雪白雪白的，铺满了青石台阶，我看了有些不忍，擦拭完佛祖的金身后便拿着扫帚去了后山。

这个寺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刚来的时候，破落的院门内杂草丛生，偶尔有些小动物会从草丛中钻出来，瞪大眼珠子，好奇

地与我对视。许是山中久无人烟的缘故，这些小家伙并不怕生。

现下，我扫地的这当儿，肩上就蹲了一只小松鼠，它滑溜溜的毛皮被雨水打湿了少许，我停下手中的活，用袖口轻轻擦了擦它的背，它并不躲，身体软软的。

它停下咀嚼松子的动作，滴溜溜的眼睛瞧了我半晌，长长的胡须碰到了我光光的脑袋，痒痒的，这久违的温馨让我微微眯了眼。

我站了许久，怕打扰到它进食，它却很快失去了耐心，啃完松子便速度奇快地跳了下去，消失在草丛深处。

我叹了口气，弓起身子，继续扫零落了一地的梨花。

很快，青石板那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镜的原貌便露了出来，我借着树荫透出的光亮看到了反射在石板上的脸：模糊，苍老。

那人已然白了胡须，岁月的年轮染皱了眼角，眉目间有淡淡的了然，这么一瞧，倒也有了一丝看破红尘的味道。

现在的这个了然和尚，倒真不见了那些年的痕迹。

我来这里多久了呢？山中的岁月如被遗忘般静止，我连呼吸都是轻轻地，生怕惊扰了时光的休憩。

早先还记得在寺庙的墙壁上刻下印记，日久，只剩重复的诵经坐禅，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。

梨花旁的古槐树越发地苍老了，我还记得我来的时候它被雷劈空了，那时原以为它活不了多久，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还是挺了下来，年年都会抽出些许青芽。

我轻轻抚摸着树身，粗糙的树皮裂痕累累，我手上的皮肤也是皱纹遍布，相触的瞬间，有种岁月相碰的无奈。

树顶的喜鹊觅食归来，于头顶盘旋了一圈，抖落几片枯叶，我伸手接住，残缺了一角，干脆异常。

我生怕碰碎，小心地捧着它，它经脉清晰，如标本般消逝了生命的气息，徒留骨骼一具。

繁华阅尽的人想来也是如此，失了水分与灵动，枯成了标本，或零落成春泥。

我俯身轻轻放下落叶，铲起些土，盖住了它。

余光瞧到槐树下矮小的坟茔，上面长了几颗杂草，香火没有烧尽，零零落落倒在土坯上，几许狼狈。

那是我埋的，里面是一个人短短的一生。

波澜不惊的心拂过的悲伤，如针尖般刺痛身体的各个角落，鼻尖突然就酸了，我老得快忘了春夏秋冬的脑际飘过一张鲜活的容颜，耳边的寂静不在，“咯咯”的笑声若隐若现，鲜活了山中老僧的岁月。

二

我刚认识她的那年绿柳抽了新芽，人目嫩黄一片，柔软了江南的四月天。

进山烧香的游人如织，不绝的人流挤满了进山的小路，在山脚下耕种的我遂摆起了小摊，专门卖些瓜果，供香客解渴。

彼时，我的母亲还在世，她身体不好，所以我每天都会早早回去，带些山边采摘的草药，煎熬给她服用。

那天，我看西斜的太阳已隐隐有些败落的迹象，便将未卖净的瓜果收拾了一下，装进布袋里，打算背回家。

我整理完包裹，抬头时，眼前站了个脸涨得通红的妹妹。

我认得她，她偶尔会来山道两边卖些胭脂水粉。许是以此为营生，她身上的香粉味有些刺鼻，这让闻惯了药香禅香的我颇有些不适应，微微皱了眉头。

她脸红得更厉害了，稍稍地退后些许，两手使劲绞着。

“姑娘，有什么事？”我淡淡地瞧了西天边的太阳一眼。

许是瞧出了我的不耐烦，她终于将目的说出口了。

原是希望我将瓜果卖给她。

我取下肩上的袋子，递给她，她拘束地掏出几个铜板，“这，这是我卖的胭脂水粉的钱，不知道够不够，可是……”

我轻轻将瓜果袋子递到她手边，等她怯生生地拿过，并没有去拿她那几文钱。

“姑娘不必，本就是要拿去处理的，不值几个钱。”说完，便走了。

那天的太阳落得有些快，待我到山脚的时候，天已然黑透，我看了看黑黢黢的山脉，叹了口气，转身折回。

茅草屋有些破败，老远便能听见母亲的咳嗽声传来，声音不大，却阵阵扯着心脉，触目惊心，让我有种深深的无力感。

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屋内黑黢黢的，母亲的身影佝偻着卧在床头，“回来啦”，沙哑的声音像是生锈的工具，斑驳了岁月。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捡起角落的残药，洗净，放在瓦罐里熬了起来。

母亲拄着拐棍来到了我身后，叹了口气，“早日成家多好，好替你分担些。”

我苦涩地笑笑，没有回话。

我知道她想什么，可是，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我呢？没有十里长桥，没有花前月下，只有家徒四壁和油尽灯枯的卧床老人。

她瞧见我不言语，又无声无息地拄着拐杖走入了那片小小的黑暗的天地。

我服侍她睡下后，吹熄了昏黄的烛灯，透着月光，坐在桌边，将她吃剩的蒸土豆伴着稀粥一并狼吞虎咽。

第二天，我给她做好早饭，放在床头，便扛着锄头去了那亩薄田。出门时，天边刚擦过一点嫣红，鸡鸣声寥寥寂寂。

早上进山的人并不多，整条山路冷清清的，初春特有的清冷气息覆盖在我周身，不一会儿，身上便被露水打湿了。

我擦了擦额头的汗珠，起身去田埂边喝水。

水袋旁有一枝红梅，幽幽沁着股香，还整整齐齐地放着几个包裹好的包子。

雪白雪白的，散发着热气。

我下意识地咽了口吐沫，饿得麻木的胃仿佛突然受到了召唤，狠狠痉挛了几下。

是谁放在这儿的呢？我脑海里一张明艳的脸一闪而过，会是她吗？

我拿起水袋，仰脸一饮而尽，转身继续耕种。

日上，游人陆陆续续地进山，我挖了几个土豆，将这几个圆滚滚的小家伙埋进了土里，然后升起火堆。

烤熟了，便是我的午饭。

在等土豆熟的时候，我背起筐篓，将今天要卖的瓜果采摘，

洗净，整理好。

转身，一张熟悉的脸站在我身后。

湖边的倒影印出了她通红的脸庞，像极了竹筐里饱满欲滴的苹果。

“你怎么不吃那些包子？”她绞着手绢，轻声质问，“我给你钱你不要，只能买些包子给你……”

我笑笑，为饱口腹之欲而不问来路之食向来为我所不齿，我又怎能坏了自己的坚守。

“瓜果之事，姑娘不必挂怀，那些包子，姑娘自己吃吧，我有午饭的。”我温和地对她笑笑。

她执拗地瞪着我，气急败坏道：“我知道你没吃早饭，所以才给你带的，我看了你半宿，你怎的不知他人的好心呢。”

我有些错愕，看了我半宿？

意识到说漏嘴了，她脸“腾”地一下红了，那抹嫣红，明艳如朝霞。

一抹阳光刺透夜幕的阴霾，我的心里明亮起来。那些礼教教给的拘束也不见了踪影，我此刻笑得灿烂，平生从未有过。

“那多谢姑娘美意了。”

那天，我与她一起吃了包子和烤地瓜，麻木了味蕾的烤地瓜第一次让我觉得，竟如此的美味。

三

没有十里红装，亦没有凤冠霞帔，在杨柳依依的季节，我用一顶破旧的轿子将她接进了家门。

没有亲朋，没有酒席，送走两个年老的轿夫后，我搀着她的手一步步迈进那栋破旧的房门。

耳边传来隔壁母亲的咳嗽声，我脚步有些停滞，她轻轻捏了我的手，于我耳畔低语：“去看看娘吧。”

我心里一阵暖流划过，放开她的手，将母亲安置妥当。待服侍母亲睡下后，轻轻关上木门，退了出来。

屋外，天色渐晚，我抬头望了一眼天际，春末夏初，正是花繁好时节，远处山脉香火不断，游人如织。

芸芸众生中，如蝼蚁一般存在的我，可在那生死簿中，留下一笔，天上人间，可曾写好我与她的结局？

我低低叹了口气，推开房门，今天是我们的洞房，可黑暗中并没有莲子，没有喜婆，只有两杯残酒，还有她静静坐在床边的暗红色身影，衬托得这简陋的房间更显萧条。

我轻轻唤了声“娘子”，她瘦削的身影动了动。

煤油灯的光，影影绰绰，室内的景或明或暗，划过我的眼，飞蛾般交叠而过，那一张容颜于暗夜下不甚清晰。

模糊的容颜，模糊了记忆。

可独独那黝黑的，淬了光的眸子，在我掀开盖头的那一瞬间直视而来，如夜幕中的启明星般闪耀，穿透岁月的网层，点亮记忆的混沌。

直刺得我皱纹遍布的眼眸，生疼。

一眼经年，岁月已然划过几十个春秋，那些关于她的气息走远，仿佛不曾于我生命中驻留过。

又恍惚，我的生命自她才开始，她走后，便结束。

伸手擦净眼角的湿润，双手合十，朝西天边默默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。

历经数几十载的诵经念佛，我并非还沉溺于那段情。

只是，她住在我心里，一直不肯走。

佛祖，你能谅解吧。

被雨水冲得七零八落的香火已然熄灭，我的生命之火何时也会熄灭呢？她的香火熄了还有我来打扫，我坐化了又会有谁能发现？

枯死山寺间。

或许，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结局。

她曾经说过，她喜欢安静，害怕寂寞，又喜欢上了同样安静寂寞的我。

彼时，安静寂寞的我不能带给她什么，除了，将她短暂的岁月描上一笔笔苦难。

那么，便在长居这山中的岁月，由寂寞的我陪伴她至天荒地老，不知可否让她嘴角的笑，深那么一分？

我仔细扫尽残香，又重新点燃新的香火。

那时，我偷偷种了些棉花，一年细心经营，只盼冬季时能给她做件夹袄。

她被寒风吹红的脸蛋如天边的晚霞，美，却凄。

看得人有种抓不牢的怅然若失。

时年风雨不顺。

最后，只有薄薄一件，我精心将麻布染成淡红色。

那是她最爱的颜色，她说，那是寂寞又灿烂的色彩，恰好够

温暖人的生命，又不灼伤那些不禁风雨的心。

我永远忘不掉她惊喜中泛着泪的眼眸。

哪怕半夜采药掉进山谷，摔断了腿，她都不吭一声；哪怕手脚被冻得皴裂，她依旧无声地用冰凉的井水洗净我们的衣物。

她那做胭脂水粉的纤纤细手，后来，从没那么纤细白嫩过。

将它藏在袖中，从不示人，我却每夜都于她熟睡后，偷偷抚摸。

那么娇嫩的姑娘，像花一样的岁月，就突然不见了踪影。

可是，她在我生命中，一直一直最美。

因为，她是我黑白的一生中唯一的色彩。

像绚烂的烟花，像一现的昙花，一瞬，却是永恒。

那件夹袄她只偷偷穿了一个晚上，第二日，便轻轻盖在了卧床的母亲枯瘦的身上。

她的回眸一笑，疼了我的心。

直到现在，直到我生命的尽头。

她离世后，我收拾了一下茅草屋，带着她的骨灰，便离开了。

那件夹袄，经历了岁月的洗涤，失了原先的色彩，却又恢复了麻布原本的面貌，好像从不曾鲜艳过一般。我轻轻将它叠好，一如记忆中她常有的动作，同母亲的遗物一起，葬在了母亲的坟前。

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已还清，余下的生命，我只愿陪她度过。

四

后来，我带着她来到了这座荒山。

她说她喜欢安静，又害怕寂寞，这山间人烟稀少却又生灵繁多，想必，她不会寂寞吧。

调皮的小松鼠又扔下两个松果，这小家伙很是古怪，每天都会将宝贝的松果放两个在她坟前。

见我抬头望着它，它耸了耸毛茸茸的大尾巴，圆溜溜的小眼睛亮晶晶地与我对视，“嗖”地一下，又跑进了槐树深处。

那眼神，竟划过岁月的厚重，与脑海中的她重叠。

我苦笑着摇摇头，真的是快油尽灯枯了啊。

将山寺扫净后，我便沐浴焚香，换上多年前，我来时穿的衣物。

将袈裟叠放整齐，随木椽佛珠，一起放在了佛像面前。

虔诚地跪下，与佛祖做了最后一拜，算是道别。

弟子并非不忠于佛，只是，弟子原本便是带着一颗凡心而来，只愿这一颗皈依向佛的心，能保佑她，带给她片刻的安宁。

佛纳万物，想必，也能容情。

许是衣物给我的错觉，我竟仿佛又回到了双十岁月，那年，带着她的骨灰而来的我。

一眨眼，山中岁月静，世上已百年。

多少前尘往事落幕，多少儿子成了父亲又成了爷爷。

芸芸众生，原是在演习着相同的故事，每一个不同的人，重复着相似的人生。

失去，得到，只是过程，看淡，放开，才是永恒。永恒，便是世事纷扰的不尽完美，以及对不尽完美的世事的接纳，与执着。

比如我。

我们的故事其实早已写定，但不论过程如何，她永远在我心里，我认定要与她相依。

多少年的遗憾，这一刻，没了遗憾。

坐在槐树下，倚在她单薄的坟茔旁，我不再是看清世事，诵经念佛的山中老僧，而是一个孤独了将近百年的老人，我蜷缩着身体，想汲取她的一丝温暖。

耳边的世界一直很安静，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。

一抹轻柔划过我的面颊，我费力地睁开双眼，一双透亮的眸子在我眼前放大，小松鼠毛茸茸的脑袋温柔地倚在我的脖颈上。

那抹温度，像极了你。

是你吗？我轻轻擦干她滚落眼角的泪珠。

原来，不是我陪着你，而是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

刹那间，泪眼婆娑，寂静了多年的心，油尽灯枯的眼眶中，那年她逝去时没流出的泪，悉数流尽。